



中篇說部

空印盒

陈慎言編著

北京出版社

中 篇 說 部

空 印 盒

陈 慎 言 編 著

吳 光 宇 插 圖

中篇說部 空 印 盒

陳慎言編著 吳光宇插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舊城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2 14/16·字數：62,000

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40,000冊

統一書號：T10071·247 定 價：(6)0.28元

一、上了賊船

暮秋天气，江南多雨。这天小雨才晴，地上还是一片溼湿，錢塘江三廊庙，来了三个旅客：打头一个，头戴高方巾，身穿陈旧宝藍緞直裰，脚登厚底緞靴，三絡髭鬚，約有五十多岁。依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嬌怯怯、十八九岁的姑娘。跟在他們身后的，却是一个雄赳赳、三十多岁的壯汉，肩挑一担行李，嘴里嘟囔着道：“这样大霧，还是找一家客店，歇上一晚，明天再进城吧！”

那老人回头看了壯汉一眼，喝道：“赵喜，不要多說，快給我雇船来！”

赵喜兩眉一皺，滿臉露出不願意，挑着行李，紧走几步，站在小碼頭窄窄石阶上，喊道：“艖公！艖公！”連喊了几声，寂寂江上，沒有一点回应。

赵喜道：“江边沒有船只，回去吧！”

那老人道：“胡說！沒有船只，江面上哪来那一星一星閃亮的灯火？你大声喊！”

赵喜不得已地拖長声音，又喊道：“艖一公！艖一公！”才听到“咿啞—咿啞”搖櫓和拍水“嘩嘩”的声响，不一会工夫，一只船由濃霧里倏現出来，那只船一攔着碼頭，只看它船上的竹篙在岸上一点，一条黑大汉，跟着一躍，跳上岸来。那汉子長得濃眉毛，大眼睛，一張紫膛臉，橫生怪肉，繞頰的濃鬚，耳后蓬松長着長長短短的头髮，身上穿着斜領窄袖的紧身黑短襖，腰系一条闊帶和一条短袴，露出兩条毛腿，又

粗又黑。他一跳上岸，把手里的纜繩，拴在岸边木樁上，緊一緊腰帶，回轉身來，對站在碼頭上的趙喜，掃了一眼，見他只一肩輕飄飄的行李，臉上便浮現出輕蔑不屑的神氣，闊嘴一努，說道：“我當是什麼貴客，早知道是你這小子，俺就不來了。”

趙喜听了，心里有些不服，說道：“都是客人，誰搭船誰也要給錢呀！”

那艄公道：“噢！給錢？客人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趙喜道：“不遠，過江到錢塘縣。”

艄公把粗大手掌一伸道：“給十兩銀子吧！”

趙喜道：“這裡到錢塘縣，並不算遠，你要我十兩銀子？”

艄公道：“你舍不得花錢，俺也不願載你這樣窮漢。”說着，蹲下身軀，就解下木樁上的纜繩。

那老人見艄公解纜要走，急忙地搶上兩步，喊道：“艄公！且慢！船價好商量，請你別走！”

那艄公提着纜繩，回轉身來，對那老人一看，見他身旁，站着一個嬌怯怯的女兒，身穿淺藍色薄薄衫子，系着一條縐素裙兒，長得十分俊美。霎時一雙大眼睛，好似放出火焰一般，釘在那女子身上。那女子經他凶猛眼光一射，不由身上打一哆嗦，緊緊拉住那老人衣袖。只听那艄公哈哈笑道：“原來你老人家，帶有家口。在這黑夜里，逗留江干，自是不便。來！來！上俺的船來！”

趙喜道：“艄公！請你把船價先說好了。”

艄公笑道：“俺到處行方便，不會訛人的，你們給多少，俺收多少。來！來！上俺的船來！”

那女子很嬌怯，附在老人耳旁低低說道：“爹爹！還是不去吧！我看那艄公樣子很可怕！”

老人把衣袖一甩道：“怕什么？江湖的人都是这样粗鲁汉子。不趁这时上船，又要迟延一天了！”

这时那艖公已把插在岸边的竹篙拔起，先跳上船，拉出一条窄窄跳板，向岸上一搭，举起竹篙，向岸上一伸。老人头一个先扶着竹篙，踏着跳板，到了船上。第二个便是那懦怯的女子，很胆怯地，战战兢兢，慢慢走上跳板。那艖公手上举着竹篙，有意地动了一动，吓得那女子“噤”一声，身子一晃，险些儿跌落水里。那艖公伸出巨掌来，将那女子手臂一拉，向怀里一兜，带到船上来，“哈哈”一笑，把手放下。吓得那女子两腿都软了，站不住脚，几乎要摔倒。老人急忙一把搀住，扶在篷舱里坐下。第三个是那僕人，挑了行李上来。艖公收了跳板，放好纜繩，用竹篙向岸上石头一点，那船便离开小碼頭了。

江上雾气仍然很浓密，那艖公趁着浓雾，把船驶出碼頭，竹篙一点，不往上游，反向下游驶去。走了一程，江面渐形闊大，艖公收起竹篙，改用船旁的双櫓，慢慢地摇着。

那老人初到浙江，人地生疏，在浓雾里，也看不出船向哪一方面行驶。倒是那个女子，觉得有些蹊蹺，船刚开出时，远远地还望得见岸上灯火和江干停泊许多船上桅杆的影子，愈行愈远，这些桅影、灯光都看不见了，心里很是怀疑，悄悄地对老人說道：“我們的船，是往省城駛进，应该愈近省城，人烟愈密，灯光愈多；怎么现在岸上，反看不见灯光，江面上船只愈来愈少了？我看有点不对。这艖公就不像个好人，莫非我們搭了賊船了？”

老人道：“你別胡說。省城附近，哪有什么賊船！等我出去問一問艖公就知道了。”說着，匍匐走出艖外，因船身搖擺不定，站不住脚，便盤腿坐在船头，問道：“艖公，船走到哪

里？离鳳山門还有多远？”

艄公笑道：“你不認得路嗎？”

老人道：“我是初到这里，人地生疏。”

艄公道：“不远了！”說着，隨手指一指，“那黑影就是鳳山門。”

老人尽力望去，在霧里，只看到天边淡黃色的月光，哪里有什么城門？見艄公使勁搖着双櫓，也不便追問，只搭訕說道：“艄公！你貴姓？”

艄公道：“我叫孙龙啊！”

老人道：“一向就是在这江面划船嗎？”

艄公道：“可以說指此謀生。老人家你貴姓？”

老人也学着艄公口气道：“我叫李洪宝。”

艄公道：“李老先生，你有什么急事，夤夜要到錢塘县？”

洪宝道：“說来慚愧！鄙人在北京候选，因为吏部長官，要銓选人員一笔厚礼，我無力繳納，因此不得选任，困在北京約有一年。后来我攔住大學士的轎子，苦苦哀求，才选得浙江長兴县知县。領憑赴任，只限五十天的期限，要到省城，向上司衙門稟到。千山万水，悠悠三千多里路，到达这里，已是四十九天了；要是再迟一天到达省城，便过了赴任憑限的日期，是要受处分的，所以我夤夜要赶到錢塘县去。”

孙龙道：“噢，原来你还是一位县太爷呀！冒犯了！”

李洪宝道：“請你不要这样称呼。”

孙龙道：“李太爷，你既是一位县太爷，何以行李这样單薄呀？”

李洪宝道：“我因在北京候选一年，多把衣服变卖；这次出京，还是朋友湊集的盤纏，才能动身，哪得許多行李？”

孙龙道：“現在你上任，只是一挑行李，等到你任滿回去，

怕不是十挑、百挑的行李呀!”

李洪宝道：“哪能这样？既做父母官，要憑着良心办事，哪能魚肉百姓！”

孙龙道：“‘良心天理，鍋里沒米。’做官的哪一个有良心？”

赵喜在旁說道：“艄公，你說話要謹慎一点呀！”

孙龙哈哈一笑道：“不謹慎又該怎么着？”

李洪宝忙喝住赵喜道：“我和艄公說話，不要你多嘴。”

孙龙向赵喜白了一眼道：“你真是塊奴才的材料！”

气得赵喜站起身来，很想把这出口伤人的家伙狠狠地揍一頓，因見主人瞪眼阻止，只好按住心头怒气。

那孙龙說完这句话，把双櫓一放，拿起竹篙，把船划入一个小港，攏到岸旁泊住。这时江面濃霧，已漸漸散了，天空露出一輪明月，瀉下銀光，照在江上，只見兩岸的蘆花，雪一般白，瑟瑟的秋風，吹动一片蘆葦，在月光下看去，好似雪海里涌起一層一層的波浪。岸上的蘆葦，一望無际，直到尽头，也看不見人烟。江水“潺潺”地响，虽然港口窄，江流还是很急的。这时除了天上的月光和岸上的秋虫“唧唧”的叫，沒有別的声响。李洪宝觉得这地方太僻靜了，不由問孙龙道：“艄公！你为什么把船泊在这个地方？”

孙龙伸一伸懶腰道：“我划船划累了，歇一歇。”說着，揭开船头艙盖，兩腿一弯，蹲了进去，接着在艙底遞出一壺酒来，又拿一盤牛肉，兩個粗碗，自己也跟着爬出来，盖好艙盖，盤腿一坐，由腰帶里拔出兩双筷子，举着酒壺，向李洪宝招呼道：“县太爷，来！干一杯呀！”

李洪宝連忙摆手道：“艄公請便！”

孙龙把嘴一抵道：“县太爷不肯賞臉，我就自己喝了！”說

着，斟一大碗酒，一口气喝下，夾着大塊牛肉，放在嘴里咀嚼，說道：“县太爷，这样好月亮，你不喝酒，也不作几句詩？”

洪宝道：“我哪有心情作詩呀！我恨不得立时立刻就到錢塘，好在上司衙門稟到。”

孙龙笑道：“县太爷，你竟成了官迷了！一心一意，只想稟到！稟到！”

洪宝長長嘆了一口气，滿腔心緒，一时也說不出来。眼看孙龙一碗一碗的酒，喝了几碗，牛肉也快吃光了，口里嗚咽咽唱道：“大河水，几时得到小河流？妹的手腕白像藕，几时得来做枕头！”孙龙一边唱，一边斜着眼睛只往艙里看。

洪宝看这神情，心里有些不受用，也不敢說什么，只盼望他喝完酒，快点开船。哪知孙龙喝了几碗酒，有点醉意，放下酒碗，兩脚一伸，躺在船头上，仰面朝天，大声唱道：



“月光弯弯在半天，船兒尖尖在江边，妹妹就在篷艙里，怎样叫郎到妹前？”哼了一遍，又哼一遍。

洪宝覺得孙龙唱这种歌詞，是有意侮辱月英，想要發作兩句，一想現在要紧是叫他开船，別惹他生气，也就忍住。

孙龙又哼了兩遍，眼睛漸漸閉上，鼻子里發出鼾声。

洪宝一看大惊，心想：他这一睡，要是睡到天亮，我怎能赶到省城去稟到呀！一时不再加思索，身子挪到孙龙身旁，用手在他肩上推了兩下，叫道：“艄公！艄公！”

孙龙正迷迷糊糊睡着，給洪宝一推，惊醒过来，勃然大怒，吼了一声，翻身坐起，指着洪宝怒叱道：“你这老头子，俺睡着，怎么把俺推醒？”

洪宝仍然含笑道：“我怕艄公睡熟了，誤了进城的时刻。”

孙龙道：“这时候你还要赶进城呀？”

洪宝道：“我不是說过嗎？明早要赶到上司衙門稟到。”

孙龙道：“噢！你要俺連夜送你到省城，也可以。拿一千兩銀子来！”

赵喜站在旁边，見孙龙有意訛詐，說道：“艄公！上船的时候，我不是說过，船价要講明白？你說：‘給多少，收多少。’怎么又訛人了？”

孙龙呵呵笑道：“我說給多少，收多少，这是客气的話。我說要多少，得給多少，才是实話。”

赵喜把双袖一挽，兩手向腰間一插道：“艄公！你太欺負人了！”

孙龙也霍地站起来，握着拳头，向赵喜面前一晃道：“怎么？你要打老子呀！”

洪宝怕他二人动武，也急站了起来，橫身一攔，站在二人中間，說道：“艄公，請你不要生气，有話好說，我不是不

給的。只是一千銀子，我一时拿不出来。我願把这一挑行李押在你船上，等我到省城，再备款来取贖。”

孙龙道：“你身边明明帶有一千兩銀子，怎么說沒有？”

洪宝道：“真是沒有。艄公不信，可以把我的行李打开看，里面有多少銀子，我都愿奉送。”

孙龙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們做官的人，都是狡猾不老实，明摆着銀子，偏說沒有，我指給你看。”說着，举手向船艙內月英一指，“这不是你的千金嗎？你肯把她押在我船上，我今天夜里，就送你到錢塘去。”

李洪宝給孙龙一說，又惱又恨，气得渾身抖顫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赵喜見孙龙这样放肆，气不过，举起巴掌，一掌打在孙龙臉上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侮辱官家小姐！”

孙龙順手一把抓着重喜領头，当胸一拳，罵道：“你这狗才，竟敢打老子，去你的吧！”举腿一踢，“噗咚”一声，把赵喜踢到江里去了。

洪宝見孙龙把赵喜踢到江里，吓做一团，口里說道：“你！你怎么把他推到江里去？”

孙龙拍一拍胸脯道：“老实告訴你，我孙龙在这江干是有名的‘孙霸天’，杀死一个人，好似踩死一只螞蟥，算不了什么。在这地方，从我手里，也不知死了多少人！現在給你兩条路：一条，你把女兒嫁給我，我在江干有一片大房子，家資百万，你也不必做这芝麻大官兒，跟你女兒到我家里享福；你要是舍不得这个官兒，你一人上任去，我們联成亲戚，像我这样女婿，也不辱沒你們。还有一条路，就是送你一点盤纏，回你老家去。你現在要走哪条路，快快說来！”

洪宝道：“这两条路，我都不能走。”

孙龙猛喝一声道：“給你兩条活路，你不走，是自找死路了！”出洪宝不意，双手猛向他一提，把他提起来，扔到江里去了。

当大家在船头爭吵，月英在艙內，早已听明白，一看孙龙把赵喜推下江去，又把他父亲擲下江里，她急忙由艙里飞躍出来，一躍，跳入江里，江流湍急，早把她冲出五六丈远。

孙龙听得身后“撲咚”一声水响，一看月英投入江中自尽，他哪舍得这样美人兒，急忙也跳下江里，泅着水，追了一程，才把月英揪住，提着她的衣服，拖到船上。

月英投江，喝了几口水，早已昏迷过去。孙龙把月英身上湿的衣裤，全行解开，把她身子俯下，讓她吐了好些水，又把一杯酒，給她灌下，然后挾到艙里去。

二、还是要活下去

第二天天亮，月英才苏醒过来，一看自己只裹一条被單，孙龙就睡在她身旁，心里又羞又恨，放声大哭。

孙龙惊醒了，睜开大眼睛一看，犖笑道：“你还哭什么？昨晚不是我泅水救了你，早就淹死了！”

月英罵道：“杀人的賊，我願意死，誰要你救我！”說着，大哭，大喊。

孙龙道：“你也不用哭着喊着，在这荒江僻地、沒有人烟的所在，就喊破喉嚨，也沒人知道。現在我且問你，願意不願意跟我，做我的妻子？你若是願意做我的妻子，我有百万家財，交你掌管；你若是不願意跟我，仍要寻死的話，这也不难，船外就是水，你可投江自尽，我决不会再救你。不过你得想明白，你在我船上过了一夜，你跳到水里，就是長江大

浪，也洗不清了！”

月英听了，心里一想：我要是昨晚投江死了，还可以保全我的清白身体；现在被这贼污辱了，再寻自尽，这身子真是洗不清白，这冤就永沉海底，不能报复，只便宜了这贼人。我还要活下去，我要给我父亲报仇，我不能死！只这一轉念間，复仇的火焰，充滿心头，把牙根一咬，說道：“你要我跟你也可以，須要依我三件事！”

孙龙听了，斂住猙獰面目，堆下笑臉說道：“好！小姐！你且說来，第一件是什么？”

月英道：“第一件要打捞我父亲的尸首。”

孙龙笑道：“这个不难。不瞞你說，在这江干一帶，我的手下人很多，只要我說一声，他們就要到处寻覓。第二件是什么？”

月英道：“第二件，我不能住在船上，我要到杭州省城里去住。”

孙龙笑道：“这个更巧了。我在江干，置了不少房子，正缺少一个掌管家务的人。江干离杭州城里不远，你住在那里，管理家务，再好不过。第三件是什么呢？”

月英道：“第三件，我在杭州，無論到什么地方去，你都不能管。”

孙龙道：“这个……”心想：这一条不是好意，她要到杭州，想在官府里告我一狀。說来也沒什么可怕的，我和現任知府陈坚，有多年交情，每年他收我許多珠宝，誰要告我的狀，有他做护符。这女子也是枉用心机！当下哈哈笑道：“这个当然可以。你爱到哪里玩，就到哪里去，我不会盤問你一句。”

月英听了，心里暗想：这贼合該死在我手里，我且忍辱

一时，到了省城，找机会告他一状，给我父亲报仇；报了大仇，我再死也不迟。当下擦干眼泪道：“你既然答应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”

孙龙大喜，由舱底里拿出酒菜，吃了一气，把船驶出小港；沿江遇着他的党羽，都吩咐留心打捞洪宝的尸首。

到了江干，孙龙把月英安置在车子巷自己的一所别墅里。月英一看，房子虽然不大，陈设却很富丽，钟鼎古玩，摆满一屋。心想：他是一个娼公，如何能有这些古玩？后来一想：这些东西，只怕是来路不明，好大胆的贼人！想着，不由向孙龙看了一眼。

孙龙很得意地笑道：“这个房子，你住着总该合意吧？”

月英也不理他，走进房内，坐在椅上，心里只是难过。过了好一会，才见一个龙钟老婆子，端了一碗茶进来。孙龙指着她说道：“这是张姥姥，已经七十多了，耳朵很聾。你若觉得使唤不便，将来换一个年轻的也可以。”月英仍然不理他。只见那老婆子走出去，不一会工夫又走进来道：“杭州府衙门里，有人来找大爷。”

孙龙一听这话，立刻走到厅上。月英心想：这贼还认得衙门里的公人，我倒要听听他们说什么。站了起来，倚在门帘后面偷听。只见来人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，是个衙门头役打扮。听他说道：“我昨天已经来过一次，大爷你没回来。今天知府大人又派我来找大爷，请大爷立刻到衙门去，有要紧的事。”

孙龙连连应道：“是！是！请上复太尊，我马上就到。”说着，走进房内，忙忙地换了衣帽，打扮好了，匆匆要走。

月英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孙龙道：“我上知府衙门。”

月英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孙龙道：“回来再說。”忙忙走了。

孙龙到了杭州府衙門，只見着知府陈坚的小舅子呂富田。呂富田平日專为陈坚出主意，当下便叫孙龙到自己屋里坐下，抽开桌屉，拿出一封信，說道：“这是我姐夫的老师吏部尚書專差由北京送来的信。信內說，我姐夫被御史參了，說他貪贓枉法，勾結惡霸，草菅人命。欽派了巡按何文秀，来浙江查办，奉有金印勅書，准予便宜行事，查明貪官惡霸，可以就地正法。这个何文秀，年紀很輕，做了御史之后，參过許多人，鉄面無私，难于請托，叫我們早做准备，別叫他抓住把柄。眼看这何文秀就要到杭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孙龙道：“呂老爷不要着急。我想何文秀，由北京来杭州，必定路过三廊庙，我多派弟兄們在各渡口把守。我自己也在各处梭巡，一打听何文秀来到，半路上把他除掉，不就沒事了嗎？”

呂富田道：“信里还說，这个何文秀，精明强干，要小心应付，可不要孟浪。”

孙龙將大嘴一撇，滿不在乎地說道：“这不算什么！我在江干一帶，安排下几十个弟兄，遇見北方口音的人，多多留神，就讓何文秀有通天本領，也难逃出我們的手里。請轉告太尊放心。”

呂富田道：“你千万小心謹慎！”

孙龙連声答应，辞了出去。一路上想着：这太尊和呂老爷也太胆小了，憑一个何文秀也鬧不出什么大事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回到家里，觉得又可以替知府干一件有功的事，心里高兴，催着婆子，端出酒菜，一連喝了几大碗酒，对月英道：“我今天还要上三廊庙一趟，晚上可不能陪你了。”

月英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孙龙道：“知府大人派我另有公干。”

月英假做不信道：“我想你在杭州府衙門，也只是認得那些三班六役。你还認得本府知府呀？”

孙龙这时已經有些醉了，便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笑道：“你别小看我。我孙龙在江上像个艍公，在城內……哼，本府陈大人，和我交情可不薄啊！他沒有我，不能發了大財；我沒有他……彼此有福同享……”

月英听他这么一說，心里不由冷了半截，暗想：我忍辱偷生，跟这賊来到杭州，本要向地方官告他一狀，为父报仇。不想这賊和知府互相勾搭，朋比为奸。我若去控告他，县里准了，知府也是不准，不是自找死路嗎？看起来，我弄巧成拙，这血海冤仇，無法昭雪了。

孙龙醉眼矍矍地見月英凝着神，一句話不說，又說道：“陈大人……好弟兄……你不相信我的話嗎？”

月英見他言語模糊，想套出他的話来，故意說道：“我真不信。”

孙龙平日心高气傲、粗心大胆，最怕人家看不起他，这时又喝了許多酒，不由自主地翹起大拇指說道：“你看，我这一趟出去……干出一宗大事……到那时候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就相信了。”

月英道：“什么大事？”

孙龙道：“陈大人得了京信……他被參了……一个何巡按要来……早晚，哼，命在我手……”

月英心里大吃一惊，面子上却不做出來，只搖搖頭道：“你怎么这样說話呢？”

孙龙道：“你不信？我拿个憑据給你看。”說着，扶了桌子



站起来，歪歪斜斜地走到横桌前，把桌上古瓶里插的一把湘妃竹泥金折扇拿出来，递给月英道：“你看一看……”

月英接过来一看，那折扇上的款字，写着：“录秋夜旧作四首，王敦古书。”把头又摇一摇道：“看这个做什么呀？”

孙龙的身子直晃，连话也说不清楚了，只说道：“这把扇子……是半年前来的……王……王巡按的……也是陈大人的对头……早就完了……”

月英琢磨他的语气，心想：这贼胆子也够大了，杀了人，还敢把东西带回家来！当下急追问一句：“以后呢？”

一阵小风吹过来，孙龙觉得一凉爽，才知道自己说溜了嘴，却又不好再分辩，就一把将折扇抢了过来，仍旧插在瓶里，说道：“女人们少问这些事！我……我要走了……”说完，连饭也不吃，换上窄袖紧身短袄，摇摇晃晃地出去了。